

石榴

瓜翁



剥开石榴,秋天的风从原野吹过。
河南石榴,名满天下。汪曾祺说的。汪先生没口福,在北京吃河南石榴,粒小、色淡、味薄,文章里感慨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估计汪先生吃到的是“赝品”——冒牌货。我买的河南石榴就不错,外皮颜色红紫,打开后,榴籽艳若宝石。

名满天下的河南石榴,实则白马石榴。三国曹魏时洛阳白马寺前有大石榴,京师传说“白马石榴,一石如牛”。我在偃师吃过白马石榴,好吃。我在成都吃过会理石榴,西安吃过临潼石榴。这些石榴极大极甜,一掰两半,满瓢晶亮,至今难忘。我们安徽的怀远石榴,也是名品。

秋风起兮,石榴上市。街头巷尾到处是卖石榴的果农,挑担的,开车的。我喜欢挑担的果农,如果挑担里还有三五枝石榴树枝,越发好看,觉得有生机。

秋天的水果,口味浑厚一些,石榴、柚子、柿子都如此。春天的水果,口味单薄一些,樱桃、草莓之类轻轻浅浅。

石榴籽分白红两种。两种都好看,白石榴仿佛白娘子,红石榴好像红孩儿。吃起来,还是红石榴滋味更好,爽脆嫩甜,白石榴稍微寡淡一些。

在民间,白石榴被称为“大冰糖罐儿”。许仙娶了白娘子,掉进大冰糖罐里了。奈何法海多事,多情女偏逢薄命郎,弄得永镇雷峰塔下。

石榴之红分酒红、血红、玫瑰红。酒红如葡萄酒,红得艳;血红似血,红得烈;玫瑰红最好看,玫瑰红的石榴籽藏在萼萼里,风情万种的样子,欲说还休。

不是什么水果都红得风情万种,更不是什么水果都红得欲说还休。苹果红得风情万种,但欲拒还迎,格调低了。樱桃红得风情万种,但红得太嫩,止于风情,多了风雅。西瓜没能红出风情,倒是红出了滥情。亏得还有石榴红,又好看又好吃。

石榴常入画。见过徐渭的《石榴图》,边款是自题诗,记得“颗颗明珠走”一句。徐渭画的石榴,写意,“明珠走”三字更是写意,写心中意。画面中枝叶倒垂而下,一颗石榴成熟裂开,笔墨有道家气息,意境比他的《葡萄图》高。

小时候不喜欢石榴,粒小味寡,一嘴籽乱窜,得不出多少味道,远不如吃西瓜、苹果、梨子、哈密瓜痛快。现在

年岁大些,才有了吃石榴的心境。

童年喝过一种石榴酒,清爽香甜。过年,父亲破例让我喝了三杯,现在想来,还觉得美味。

不管是红石榴还是白石榴,吃在嘴里,恍恍惚惚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前天晚上从郑州归来,一夜听“况且”。有人造句说:“火车经过我家边上,况且况且况且况且……”还有人在文章中写道:“京剧刚开始,就听见‘况且,况且’的锣鼓声。”

一夜况且多,旅人莫奈何。没休息好,今天上午就赖床。这是借口,其实即便休息好了,我也经常赖床。赖床又不是赖账,怕什么!

起床后去买菜,路边小摊有人卖石榴,选了三个。不知道是眼光太差,还是石榴向橘子学坏了,竟也金玉其外。回家后打开来吃,苦且涩,粒小核大。苦倒也罢了,反正没少吃苦,不在乎多吃个三五次。涩实在不好享受,吃了几口,只能扔掉。

石榴的味道,我喜欢的是甜酸。甜中有酸,甜非得盖过酸,酸也不能过于低眉顺眼,隐隐反抗才好,酸得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甜才能“立上头”。

小时候吃过各种水果,现在回想起来,似乎很少吃石榴。石榴在我家乡,不如桃、梨、枣、葡萄一样多见。

我家院子外,种过一棵石榴树,每年挂果,可惜生得小了,黑且瘦,没人想要吃,任它在秋风中老去。

石榴花开的季节,坐在院子里,能独得一份好心情。暑热初至,阳光如瀑,看蟋站在花叶间沙沙振羽,至有情味(古人把蝉分为四类,合称“四蝉”:蟋蟀,春末出现;黑蚱蝉,夏至开始出现;蛴螬,暑伏中后期出现;鸣蜩,夏末暑伏开始出现)。

汉时石榴从西域传来中原,南北朝已经普遍栽植了,很多女子所穿的大红裙子上绣有石榴花。梁元帝萧绎《乌栖曲》中有“交龙成锦斗凤纹,芙蓉为带石榴裙”的句子。到了唐朝,人们将红色裙子一律通俗地称为石榴裙。唐玄宗下旨文官武将见了杨玉环一律行礼,众臣无奈,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,纷纷下跪。这一拜,千百年来,多少英雄好汉成了“花边之臣”。

《会理州志》中有段记载有意思:“榴,则名曰若榴,曰丹若,曰金罍,曰天浆,曰朱实,曰朱英,曰金英。”若榴如野兽之名;丹若是美人之名;金罍者,灿若罍粟?天浆、朱实、朱英、金英,殷实人家三姐妹。

会理石榴中最大的超过两斤重,那是石榴王。

躺在一树石榴下。石榴红了,惹得人食指大动。伸手摘一个,打开萼筒,亮晶晶一瓢。

今年雨水足,榴子更加丰腴,形似丹砂,颜若朝霞。取一粒入口,酸酸甜甜一阵火并,嘴里吵翻了天,忽忽甜打败了酸,一会儿酸战胜了甜,弄得人唇齿生津,慌忙咽下,嘴里终于获得了安宁。却是一梦。

我爱石榴,尤钟意其花。韩愈说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一照一明,境界出来了。杜牧诗云: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可谓神来之笔。

石榴花的红红得不一般。更奇特的是红花瓣里的金黄,毛茸茸的花蕊,嫩而粉,像蛋黄。绿色的石榴外形如手雷,挂在树梢上,长大一点就变成了黄色,成熟时一片通红。累累垂垂,盈树盈枝,这时叶子也泛黄了,红红的石榴像红宝石在树间闪烁。

祖母说小孩子吃了石榴,长大后牙齿生不齐整,不让我们吃。

乡间婚嫁时,新房案头置放切开果皮、露出浆果的石榴。小时候每每看见那亮晶晶的石榴籽总忍不住暗吞口水。又怕长乱了牙齿,那就忍吧。忍着忍着,人就大了。

石榴皮厚而绵软,给人好文章之感。有人说文章之上乘者,是以“金刚宝石为内容,以无色透明的水晶纸包之”。所指仿佛石榴。

好石榴粒大核小,肉质温美,双齿轻合间,有一股脆甜,微微的酸,蛩音犹在,入喉,心际清澈。吃石榴,独食为佳,吃出个慢条斯理,或者三两个好友云淡风轻地且啖天地间。

瓦房的庭院里,一丛竹,一棵柿,一树石榴。贫乏生活里的清供之物,不乏诗意。

青年多好色。我在弱冠之际发现了石榴之美,真是造化。石榴之美,美在金玉其外,宝石其中。说是惊艳亦可,尤其红籽石榴,捻一粒入口,唇齿的艳遇。吃出了一肚子的情,倏而风情又变为风月,而且是好风月。

好文章不过一段好风月,好风月谈。好风月谈是我的行文谈,可惜没能做好。

我的欲望很小。秋雨时候,只望着什么人送石榴来,就满足了。

青霜

宫凤华

黄,容颜憔悴。木槿篱笆上,秋菊着霜,叶片结一层细碎冰晶,清丽柔靡的味道让人心生清欢。卤汀河边芦荻和水蓼缀了蕾丝花边,瘦骨嶙峋,如得道高僧,矍铄且清醒。卖菜的农妇,哈气成霜,人和菜搭配得天然协调,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山水。

冬阳浑红而惨淡。村庄涂满铜质阳光,像古代寒士,风神俊朗。场院空旷,乡愁空阔无边。屋檐下挂着玉米和红辣,村妇新腌的香肠和腊肉。竹匾里晾晒着糯米粉,雪般晶莹温润。寒雀栖霜枝,唧唧我我,犹如几逗淡墨洇润白宣,生动了冷寂霜晨。炊烟袅娜升起,是乡村会跳扭秧舞的植物。

农家小院里,村妇拍打晒暄棉被

的嘤嘤声,鸟音一样,疏落又饱满地散开。岁月静好如一朵清莲静静绽放。冬树素描般简洁,鱼脊般爽利,贴于幽蓝天幕。皤然老翁牵着垂髫稚子,倚墙负暄,陈年往事,如酒甘醇。微尘旋舞,花猫眯缝着眼,光阴缓慢流淌。阳光轻抚,有一种丝丝入扣的关怀。

乡村霜夜,邈远而空阔。月光清如溪水,静似画布。晕黄的月光柔软地铺洒在地,青霜平添一份柔和,寂寥而悱恻。梧桐和柿树的剪影投映粉墙,清简舒朗,虚怀若谷。漫步月夜,身披霜白,内心丰盈而喜悦。脚踩薄霜的声响,如秋虫呢喃,蚕嚼桑叶,锅煎脆饼,世界充满幽微的情趣。

霜天静夜,熬山芋粥,炖茨菇咸菜汤,煨羊杂大蒜梗汤,家人闲坐,围

炉嗑唠,灯火可亲。熬一种田园情结,炖一怀暖老温贫,煨一份清凉古意。此时,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传遍全身。茨菇溜圆,味道清隽。羊汤滚热,暖心暖胃,来一碗自家清酿,寒夜客来茶当酒,直喝到打饱嗝为止,窗外一钩新月天如水。

有时,木格窗外雪花翩跹,风声飕飕,青霜迷离,聆听一段苍凉淮调,亦或几首经典老歌,伤感与怀旧,感恩与悲悯,棉衣裹身般熨帖。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渺远与旷达。不知今夕何夕。

“霜侵黄菊人俱瘦,露下红阑梦亦寒。”栖居江北小城,凭窗远眺故园,怀想稼穡农事,乡愁汨汨流淌。霜晨月,鸡爪霜,板桥霜,雪上霜,永远是冷峭苍凉、清新隽永的古人画幅。

“霜降碧天静,秋事促西风。”秋风逡巡,秋雨浸润,霜降飒至,大地迎来一场盛大的恩典。清瘦的秋和圣洁的冬美妙邂逅,季节转换悄然无痕,波澜不惊。秋末冬初,白露为霜,一切彰显从容平和,让人心生豁达与含蓄,温暖与感动。

霜霰敷地的清晨,一个人背着手,简衣鹤步,折一束芦花,走在衰草离离的幽僻小道上,意境清远,仿佛走进范宽《雪景寒林图》萧寒凄清的画境里。天色纯青如宋瓷,饱满,柔和,暖人。天地恍如一枚巨大的琥珀,有旷古的幽寂,轻梦般虚幻。

屋顶、庄稼、草木上敷了一层青霜,生出空灵与清隽的意味。青霜,薄脆,清冷,如青苇女子粉嫩面额,蛋清般嫩,弹指即破,不胜娇羞。树木藤蔓上爬满青霜,大地在夜间嘤嘤哭过一场,演绎旷世的爱恨情仇。

菜蔬经霜,凤凰涅槃,像一个人,变得内敛、温润、甘美,让人看着欢悦。院墙上的扁豆和紫苏,叶片褐